

馬來西亞大選與政局

羅石園

八月廿四日，大馬舉行國、州議員大選，在選舉過程中既平靜無波；到揭曉時，執政黨又贏得全面壓倒性的勝利。拉薩克認為這是他對內推行種族和諧，對外遵循中立不結盟路線所獲得的結果，今後將在安定中達成建設的繁榮。其實我們祇須冷靜地加以分析，便會發現這不過是共黨策略的轉變，由大選的勝利，已隱藏着多方面的危機。

一 上屆大選挫折及種族衝突的來由

五年一屆的馬來西亞國、州議員全面大選，自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屆大選，執政黨遭到意外挫折——僅以極有限的多數得以維持執政權，接着又因大選的餘波，造成華巫種族流血大衝突，暴亂從吉隆坡波及西馬各州，迫使大馬總理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不得不組織「國家行動理事會」，交由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拉薩克出任主席，根據國家緊急狀態所賦予的特權處理暴亂問題。雖然延至七月下旬，局勢已經恢復平靜，但華巫兩族却是死傷慘重，被焚毀的房屋財物等損失更是數以億計，尤其外國資本因此趨退不前，無怪乎大馬官方對大選難免談虎色變。

一般人多不了解大馬前「巫統」主席及國務總理拉曼，何以在暴亂已經收平後自動下台？而接替他任務的拉薩克，既自稱與拉曼「情如父子，久隸幃幃」①，又何以一上台便一反舊規——放棄親西方及堅決不與毛共包括貿易往來的外策？轉而參加不結盟國家集團，及與毛共由建立直接貿易關係，進而建立全面外交？其實這都是為此次大選求得平安與勝利而鋪路。

一九六九年馬來西亞大選執政黨遭受挫折，接着造成華巫種族暴亂，都是毛共直接派遣特務或經由馬共及印(尼)共一手導演而成。在拉曼的回憶錄中，曾有明白的指出：

「……新加坡「中國銀行」不能平衡其流動資金，原因是要付出大

量款項，以支援在新、馬製造糾紛。有證據顯示，這筆款項係給與吉蘭丹的工作人員，以支持「泛馬回教黨」(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 競選……他們決心用各種手段瓦解聯盟使之失掉政權……透過「泛馬回教黨」打擊巫統；透過「民政黨」及其他華人黨派破壞馬華公會……競選到半途時，共黨利用紅漆在路上及牆上塗寫標語，呼籲民衆抵制選舉或頌揚毛澤東……」

「……中共透過馬來人的黨以支援馬來的搗亂份子，其中之一便是「印尼共黨」，印共經常接受中共資助……共黨目前並間接試圖促使「過激派」分裂巫統黨員，我們獲悉：有些共產黨員已經和巫統內的過激派發生接觸……馬來西亞境內那些不忠的華人，背後受中共支持；中共也在支持反巫統的那些馬來政黨，只是他們的黨員不曾發覺。因此，馬來西亞忠貞公民腹背受敵：一面是被誤導的華人；一面是被誤導的馬來人……」②

在拉薩克所主持的「國家行動理事會」報告中，對毛共直接干涉大馬內政——挑撥種族仇恨及破壞大選，且有更露骨的指控：

「(1)一九六七年，當舊幣貶值時，毛共特務便乘機散佈反貶值的宣傳，進行非法示威，挑撥不滿情緒……發生廣泛的華人與馬人衝突……」

(2)一九六八年，十三名馬來西亞破壞份子——兩名馬人，十一名華人——

在與印尼對壘期間犯叛國罪被判死刑，毛共特務乃以刺激種族情緒及人道理由為手段，發動宣傳，不僅引起當地華人支持，且引起國際

同情，結果總理祇有將十三名罪犯改為無期徒刑。

(3) 一九六九年四月廿四日，大選前兩週，一位巫統工作人員在檳榔嶼被顛覆份子謀殺，兇手是毛共份子，當時正鼓動抵制大選，種族情勢頓形緊張。幸巫統領袖指示他們的支持者，悄悄把死者在嚴肅的氣氛下埋葬，使毛共份子無所藉口，種族衝突才免于發生。(3)

二 拉薩克改變外策的內部壓力

毛共在大馬的滲透顛覆，是一面經由印(尼)共滲入巫人黨團；一面直接及經由馬共指使華人社團及黨派與巫人對立，並反抗政府，尤其是大選期間，更是它鼓動種族衝突的大好時機，從一九六九年的大選，大馬當政者已深切了解，毛共向馬來西亞所輸入的，不僅是馬共的叛亂戰爭；而政治顛覆，比「武鬥」更為可怕，尤其是它已滲透到執政黨核心的巫統內部。

據拉曼回憶錄中指出：巫統內部以馬哈迪醫生(Dr. Mahathir bin Mohamed)為首的「過激派」，其所以製造糾紛公然向他造反，乃認為他的政治思想落伍，與亞非國家集團外交政策不合，接着揭露蘇加諾秉政期間，其心腹官員與大馬左派領袖保持密切的聯繫，不少人已被洗腦，願為印馬合併的工具。蘇加諾雖已下台，但其信徒與思想、金錢仍遍佈大馬，企圖使蘇加諾主義在大馬借尸還魂(4)。因此，我們不難了解：毛共顛覆大馬計劃的第一步，是在迫使吉隆坡改變外交路線，由親西方而跟隨亞非中立不結盟集團，以便與它貿易建交，俾進一步促使大馬當軸走向蘇加諾主義的道路。

很顯然，拉曼既不願接受巫統過激派的主張，此一執政黨的核心勢必形成分裂。由於拉薩克尚未就任總理之前，便親率代表團前往盧沙加參加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于開幕後始回國宣誓就職，便不難看出他的接管政權，是先已與黨內「過激派」有了妥協，所以公然反對拉曼已被巫統宣佈開除黨籍的「過激派」領袖馬哈迪醫生，亦即恢復了黨籍及中委職權。由拉薩克訪平時，「新華社」所發出的介紹資料，對他首次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大書特書(5)，即不難看出毛共重視此舉為它拉攏大馬建交的重要關鍵。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拉薩克祇是為了團結黨內而不得不修改外交路線，對毛共的關係雖企圖得到緩和，但無意亦不敢引狼入室而與它建交。其

所以造成身不由己的情勢，固然是外受美毛關係改變，及英國放棄遠東防務的影響；內有反對黨及工商界親毛與開拓大陸樹膠市場狂潮的推動，但最重要的，還是執政黨核心「巫統」內部「過激派」所形成的壓力。

當馬毛于一九七一年訂結了貿易協定以後，雙方即已開始談判建交。拉薩克認為工商界所掀起的開拓大陸樹膠市場熱潮，既因馬毛已經通商而冷卻：一向藉譴責政府不與毛共建交以爭取選民的在野黨，又以政府已與毛共從事建交談判，再不能藉親毛姿態以爭選民。所以他一面號召在野黨加入執政黨的聯盟——「國民陣線」，並對首先響應此項號召的「泛馬回教黨」，及「砂人聯合黨」領袖穆達、王其輝界子內閣部長席位，且使各該黨州議員加入州政府，使由在野黨搖身一變而成為執政黨，以致其他政黨也紛紛加入「國民陣線」，因此拉薩克準備將大選展延到一九七六年舉行。

同時大馬政府藉毛共在建交談判中，使北平不得不接受其要求，一再聲言放棄支撥馬共叛亂，促使華人多認為馬共無法推翻吉隆坡政府，遂不得不轉而響應政府所號召的「效忠行動」，參加地方剿共自衛團，由馬共的支援者，一變而成為剿共的先鋒，迫使盤據叢林中的馬共武裝，在割斷了社會關係及沒有同情者的支援供應後，勢不能不解甲投降。至砂勝越共黨主動要求經由談判而集體走出叢林放下武裝，這便更增加了拉薩克藉毛共建交談判以安內策略成功的信心。所以一般都認為馬方具有與毛共談而不交的意圖——至少須拖延到拉薩克將大馬所有政黨統一為單一的政黨，馬共都被迫放下武裝的時期。

很顯然，毛共是急於籠絡大馬與它早日建交，以便在「東協」國家得有立足點，俾與美、俄角逐，自然不能聽任大馬長期拖延，所以祇有透過其在大馬的潛伏份子迫使大選期限不得延展。由大馬特別任務部長曾永森，毫不諱言馬毛建交必須在大選之前完成(6)，便不難看出馬方在上屆大選對北平所輸入的種族暴亂餘孽猶存。到「巫統」、「馬華」內部的急進份子都與反對黨一致，認為大選必須如期舉行，拉薩克已經知道延展無望，遂不能不親赴北平簽訂馬毛建交協定，於返回吉隆坡後，亦即宣佈於八月廿四日為大選之期。

三 本屆大選的旗開得勝

本屆大選，由於執政黨的聯盟陣容已經擴大三倍，除原先的「巫統」、「馬華」、「印國大」而外，新加盟的尚有「砂朥越聯盟」、「砂巴聯盟」、「砂人民聯合黨」、「馬來西亞民政黨」、「人民進步黨」、「回教黨」等九個政黨，總稱為「國民陣線」，在競選聲勢上，固然可以壓倒在野黨，但在提名工作上，則必須大費周章，一方面須使各黨競選人不能自相衝突；另一方面更須滿足各黨急於脫穎而出的青年幹部要求。然而此一艱難工作，很快地便已協調完成，並無任何不愉快的情事發生。

至八月八日，登記截止，「國民陣線」亦即首先傳出了捷音。在國會議員方面，有四十七人所向無敵——都在其選區內，沒有與他們角逐的人。因此，該陣線祇需再有卅一人當選，便可在全部一百五十四席的國會中超過半數。在十二州三百六十一個州議席中，也有四十三位候選人在其選區中無競選對手，使他們都可不勞而獲，造成了「國陣」在本屆大選勝利的先聲。其所向無敵的國會議員競選人，包括拉薩克及副總理胡先翁，此外尚有八位內閣部長與副部長四人，更顯示拉薩克內閣聲望之隆，使反對黨知難而退，不敢在競選戰線與他們一較短長。

競選活動開始後，由於政府不許觸及敏感問題，如：(一)馬來人的特權；(二)統治者的主權；(三)國語及其他語文的使用；(四)非馬來人的合法權益；(五)公民權資格問題。並宣佈警方將派便衣人員參加各政黨羣衆大會以從事言論的監察。所以競選宣傳，並未掀起以往的狂瀾，以致在野黨的宣傳，不得不集中在通貨膨脹方面以攻擊政府的無能。

「國陣」的競選宣傳，乃圍繞着五項要旨：(一)維護本國和平與安全；(二)加強及鞏固本國社會和政府穩定；(三)遵守一項自由中立及積極的外交政策；(四)全力推行新經濟政策；(五)根據國家原則，建立一個公平團結及繁榮的社會。並在宣言中強調「國民陣線」乃以「天秤」為標誌，象徵一個公平及團結的馬來亞社會⑧。

馬共對此次大選的態度如何？據大馬署理警察總監奧瑪於八月十六日宣稱：馬共正策劃於八月廿四日舉行大選時，進行一項大規模的破壞，在七月間即已發出指示：着令共黨份子及其地下組織破壞大選，目前此項指示已開始執行。由於在此前一日，泰馬邊境公路工程人員及軍方護衛隊遭到馬共的伏擊，有五人死亡，八人負傷。奧瑪接着指出：馬共正散播謠言，將煽動類

似一九六九年大選時所發生之華巫種族大衝突，並收買黑社會人物進行暗殺，以便觸發種族糾紛⑨。

上屆大選所掀起的種族流血衝突創痛，大家都記憶猶新，對負責剿共的奧瑪所提出的警告，顯然會增加大家的警惕與緊張氣氛，競選宣傳，更不敢觸及敏感問題，深恐違反政府規定。但馬共對大選的破壞事件，至八月廿一日，始有一名保安部隊隊員，再在東西大道馬共恐怖區被恐怖份子擊斃，另有兩人重傷，其餘各地均安堵如常。第二天，警方乃藉此下令停止大選前一日之競選活動，通常在此最後關頭的一日活動最為激烈。同時(廿二日)「國陣」則以印有拉薩克與毛澤東握手照片的傳單廿萬份大量分發於華人選民⑩。到廿四日進行投票，全國各地均平靜無波，投票率達百分之七十。

四 山崩勢的全面勝利

大馬本屆大選，執政黨——「國民陣線」大獲全勝，被稱為山崩式的大捷，在一百五十四席的國會，國陣囊括了一百卅五席；在十二個州州議會的總共三百六十一個議席中，囊括了三百一十三個議席。除砂朥越州議會而外，其餘各州，國陣的議席均佔有三分之二的絕大多數。謹將國會與州議會各政黨在各州所得議席列表於次：

國會各政黨在各州所得席位表

州屬	國陣	行動黨	正義黨	國民黨
聯邦直屬區	二	二	一	〇
彭亨	八	〇	〇	〇
吉蘭丹	一二	〇	〇	〇
丁加奴	七	〇	〇	〇
玻璃市	二	〇	〇	〇
吉打	一三	〇	〇	〇
檳城	九	〇	〇	〇

州別	國陣	行動黨	正義黨	國民黨	獨立人士
彭亨	三三	○	○	○	○
吉蘭丹	三六	○	○	○	○
丁加奴	二七	○	○	○	○
玻璃市	一二	○	○	○	○
吉打	二四	一	○	○	○
檳城	二三	二	一	○	○
吡叻	三一	一	○	○	○
雪蘭莪	三〇	一	○	○	○
森美蘭	二二	三	○	○	○
馬六甲	一六	四	○	○	○
柔佛	三一	一	○	○	○

十二州州議會各政黨席位表(砂巴州議員任期未滿)

吡叻	一七	四	○	○
雪蘭莪	一〇	一	○	○
森美蘭	五	一	○	○
馬六甲	三	○	○	○
柔佛	一六	○	○	○
砂勝越	一五	○	○	九
砂巴	一六	○	○	○
合計	一三五	九	一	九

砂勝越	三〇	○	○	一八	○
合計	三三三	二三三	一	一八	五〇

此次大選，在國陣內的各黨派之中，以馬華公會最為興奮，由於該公會在一九五九年大選，提名卅三人，中選者十九名，當選率為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六四年大選，更是成績斐然，在三十三位候選人中，有廿七人當選，中選率升為百分之八十一；上屆大選，則一落千丈，卅三位候選人僅獲選十三人。此次候選人雖減為廿三人，但有十九人當選，獲選率一躍而高達百分之八十二點六。何以致此？如果大家不否認這是由於華人選民心理，已將先前寄望於毛共支援的馬共，及不斷攻擊政府不與北平建交的華人在野黨為他們打抱不平——爭取到與巫人的平等地位，因馬毛建交，轉而將此希望寄託於「馬華」，則顯示此次大選的勝利，已隱伏着相當的危機。

五 從選民心理看潛在危機

華人能否效忠大馬？其關鍵並不在於毛共放棄雙重國籍的空言，須視大馬政府能否給予公平待遇——放棄對巫人的太多保障權利？然而巫人則認為華人掌握了大馬經濟命脈，他們強調馬來西亞是馬來人(巫)的馬來西亞，不能讓華人喧賓奪主，要求政府加強壓制華人。上屆大選之所以令毛共得以造成種族暴亂，便是華巫兩族的矛盾經它從中挑撥擴大而形成。當時「泛馬回教黨」是以攻擊「巫統」向華人出賣巫人權益為競選宣傳；華人在野黨的宣傳，又是痛斥「馬華」向巫人出賣華人權益，並譴責政府不與毛共建交，以致「巫統」「馬華」同遭挫折，且進而掀起了種族流血的風波。

今後由國陣所組成的新政府能否給予華人公平地位？誠然在其競選宣傳中，強調建立公平團結及繁榮的社會，並以「天秤」為標誌，但在競選時，由律政司嚴禁不許觸及的問題，如馬來人的特權，國語及其他語文的使用，非馬來人的合法權益，公民權資格問題，無一不是華人認為不平的歧視。如果新政府成立後，對這些問題仍然不許討論，或討論而得不到解決，則華人又將感到忿忿不平，對加入「國陣」而成為執政黨的「馬華」與「民政黨

及其他華人黨派，亦勢必被在野的「行動黨」與「正義黨」等，攻擊為出賣華人權益，如果不退出「國陣」，在來屆大選亦難免被華人選民所唾棄，這是執政黨旗下華人黨派難以長期團結的危機。

以推行泛馬運動 (Pan-Malay Movement) —— 團結國內外馬人的「泛馬回教黨」，由於有合銜印 (尼) 馬及支持鄰國馬人獨立的野心，在加盟「國陣」後，雖遵照了拉薩克的意願，改名為「回教黨」，表示不再推行泛馬運動，但由已經入閣担任土地開發部長的該黨主席穆達，在前不久，仍然公開聲援泰南馬裔回民爭取獨立，以致引起泰人反馬風波，並指控該黨對泰南分離運動有實際行動上的支援^⑬，亦顯示該黨並未放棄泛馬主義，其對內亦勢必堅持巫人特權，斷不會允許政府給予華人平等地位，且在巫統的「過激派」，既有蘇加諾主義者存在其間，又有親印 (尼) 共份子潛伏，這便很容易與泛馬回教黨合流，實行當年蘇加諾聯合毛共平分東南亞的未遂企圖，使蘇加諾主義在大馬借尸還魂。

從大馬執政黨在競選期間的宣傳，是不斷播放拉薩克訪問大陸的影片，到最後一天，更散發了廿萬份印有拉毛握手的競選傳單，可見此次大選得以在平安無事的情形下獲得全面勝利，都是全仗毛共的高抬貴手。但從選民的心理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巫人是認為毛共既已保證不再對馬共叛亂的支援，且又不承認大馬華人的雙重國籍，華人便再也無法威脅巫人的特權，祇有俯首貼耳地效忠以巫人為主的吉隆坡政府。但在大馬華人的想法，則恰好與他們背道而馳，滿以為大馬與毛共建交，既係華人黨派所促成——尤其「馬華」要員出力最多，今後他們在北平支持下，必能使執政黨的決策，讓華人的待遇得到公平。所以這次大選的平安與執政黨的大捷，都是由於華巫兩族的錯覺所形成。

從拉薩克與毛澤東的談話，已顯示馬共叛亂問題，將由政治談判來解決，馬政府也一再保證共黨放下武裝後，即可恢復公民權以參加政黨活動。如果共黨份子分別加入同床異夢的「國陣」各黨，對想法南轅北轍的華巫兩族黨人作兩面導誤，則國陣的話團結會迅速瓦解，而以馬毛建交為基礎的和平勝利，亦會同時冰消，不過這種危機，尚不致立即影響到整個「東協」國家大局，我們認為毛共對大馬的利用，有更進一層的陰謀。

六 政局的展望

當大馬宣佈與毛共建交時，馬可仕迅即與蘇哈托舉行萬鴉佬高峯會議，其內容雖未公佈，但一般均預料必然是以討論馬毛建交後，如何制止砂巴對非南叛亂的支援，不會因毛共的契入而益甚為主要課題。同時新加坡由「東南亞研究所」出面所召開的東南亞安全會議，李光耀在致詞中，更明白指出：希望「東協」國家，不致因毛共的契入而互相傷害。至大馬大選期間，非外長羅慕洛訪泰，雙方一致主張東協成員國訂結「互不侵犯條約」，顯然是由於兩國回民分離叛亂，都有來自鄰近大馬地區的支援，在毛共契入大馬後，勢必因風煽火，使此種民族分離運動與共黨叛亂合流。

由印尼慨然接受回教會議祕書長哈山的建議，願意供給非政府與非南回民分離運動領袖談判場地及出任調人，便不難看出印尼當軸鑒於當年蘇加諾在毛共與印共交棒下，所採取的以鄰為壑政策，造成禍國殃鄰的痛苦教訓，不敢不設法促使大馬不致因毛共的契入而貽禍鄰邦。從拉薩克於新政府組成，將沙巴首席部長穆斯達法調任國防部長，亦即趕赴印尼與蘇哈托作祕密會談，也顯示他具有促使非南回民放棄武裝叛亂的誠意。

因砂巴與非南隔海相望，蘇祿羣島居民與砂巴人民宗教民族相同，可謂血肉相連，尤其砂巴首席部長穆斯達法，其祖父既為蘇祿移民，而他本人又於大戰期間，一直在非南領導回民抗日武裝，至勝利後始返砂巴從事政治活動而爭取到領導地位^⑭。當非政府向大馬索還砂巴問題發生後不久，非南回民叛亂也相隨而來，砂巴已成爲此項叛亂的支援訓練後方，早已是公開的祕密。由於砂巴主權乃屬於蘇祿，如果非南回民爭得獨立，不僅菲律賓無權索討砂巴，而穆斯達法就其與非南回民的關係，且可使其統治權力由砂巴擴及非南。所以拉薩克將他調升爲新政府國防部長，對非南回民與非政府以談判結束叛亂，無異是釜底抽薪。

遺憾的，是穆斯達法表示無意離開砂巴，是否出任國防部長？須等他訪問過全州人民再作決定，其去就的決定須等到明春^⑮。一般都認爲他在砂巴的權力，有如古代的封建諸侯，對聯邦政府的決策往往置諸不理，其拒絕就任國防部長，拉薩克亦無可奈何，而非南回民叛亂，亦將因此而難望以談判

戡止鋒烟。

其次是泰南回民分離叛亂，早已是由「泛馬回教黨」所支持，但因馬共武裝乃以泰南為基地，大馬政府為維護泰馬剿共聯防，故不惜竭力制止該黨的介入，尤其是以「回教黨」名義加入「國陣」成為執政黨後，更不能不深自斂抑。一旦馬共由談判而放下武裝，其中馬人的一個團勢必加入泰南回民叛亂陣營，泰馬亦無聯防的必要，則回教黨便可毫無忌憚地對泰南馬人支援，在與巫統「過激派」一致掀起泛馬運動的民族怒潮下，拉薩克亦將身不由己，祇有隨波逐流，兩國共產黨徒都將以民族主義者的姿態出現，華人共黨亦必以效忠大馬而請纓。

由此次大選，已形成拉薩克為各黨派、各民族的共同領袖，其聲望之隆，又是建築在得到毛共支持的基礎之上，而毛共在達到鬥不倒的敵人時，慣於掉頭給予狂捧，使其地位高高在上而身不自由，唯有聽憑共黨擺佈，蘇加諾的悲劇便是如此造成，不知是否又會在大馬重演？重溫「拉曼的回憶錄」，回溯自一九六九年大選後大馬以標榜中立而倒向北平的經過情形，無一不是毛共經由其四面滲透份子所佈的套索所形成。兩年前，北平便已要求各國共產黨須以「民族解放」掩護「革命」戰爭，馬來西亞便是它南進策略轉變的起點。

中東和平談判的展望

石樂三

約旦國王胡笙最近在華盛頓訪問期間，接受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編輯人的訪問說：除非中東和平在兩三個月間獲有長足的進展，阿以間會在六個月內爆發新戰爭。胡笙的警語引起了華府的注視，季辛吉擬於十月初旬再作一次中東和平之旅。本文擬就中東下一步驟的撤軍，巴勒斯坦人的和談地位，以及中東和平談判的發展作一分析。

壹 醞釀中的恢復中東和談

自以、敘達成戈蘭高地軍事隔離協定以來，中東地區尚能維持一段時期

中東和平談判的展望

的平靜狀態。迨八月間，以、阿雙方有轉趨緊張的情勢。先是以色列突然頒布全國總動員令，並開始在西奈及戈蘭高地邊境一帶作大規模軍事演習；繼之埃敘兩國軍隊亦作同樣的行動。

註①④南洋商報，一九七〇、九、十八、及廿五，拉薩克就職講詞。
註②MAY 13 BEFORE AND AFTER，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著，一九六九、九、出版。
註③THE MAY 13 TRAGEDY 馬來西亞「國家行動理事會」編印，一九六九、十、發表。
註⑤「新華社」北平電，本年、五、廿七。
註⑥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十一、廿一。
註⑦南洋商報，本年、七、廿八。
註⑧華僑日報，本年、八、九。
註⑨泛亞社吉隆坡電，本年、八、十六。
註⑩星島日報，本年、八、廿四。
註⑪南洋商報，本年、九、十六。
註⑫馬華代總會長李三春談話，南洋商報，本年、八、廿九。
註⑬「泰南分離運動與共黨的利用」，本刊、十三卷、十一期，拙作。
註⑭「從土著到國防部長」，南洋商報，本年、九、七。
註⑮馬新社哥打京拿峇魯電，本年、九、十七。